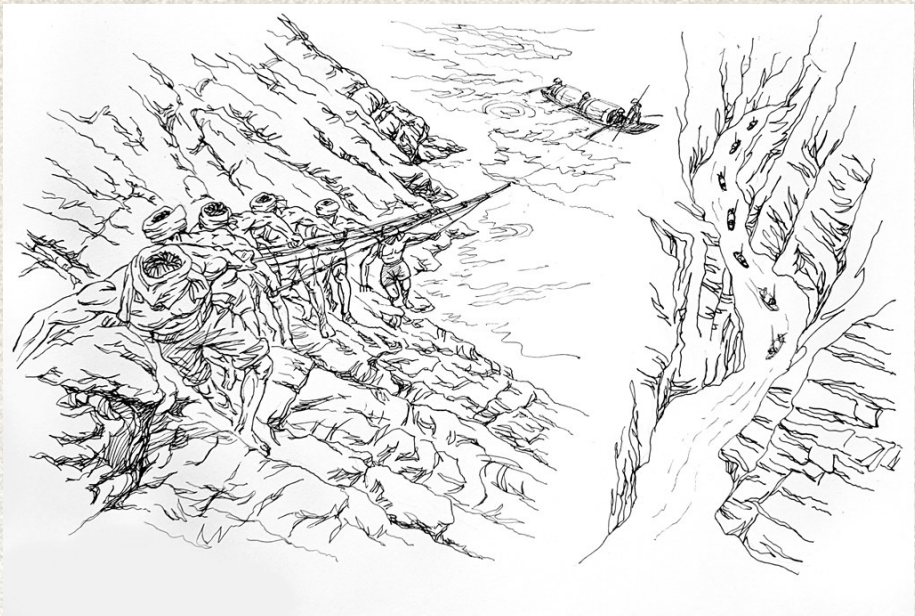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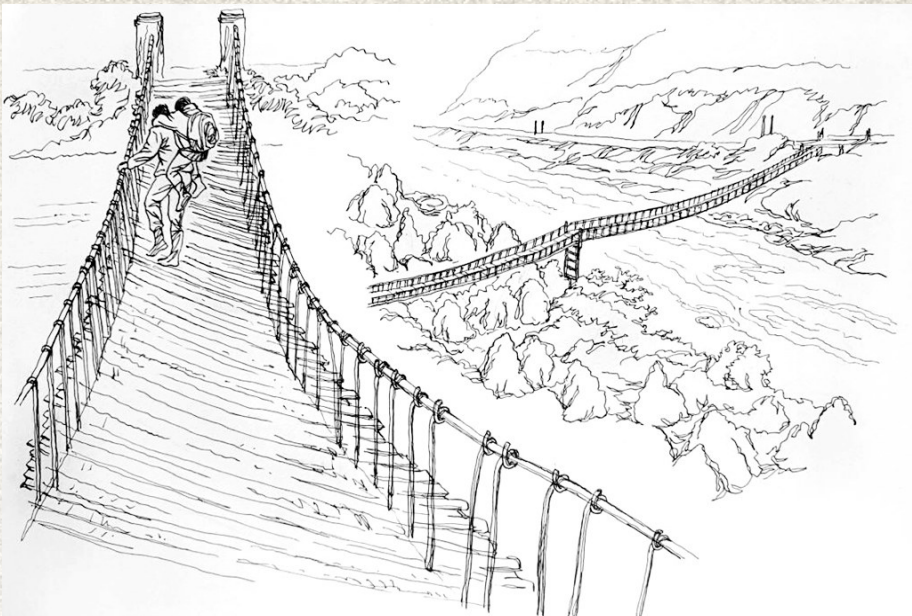
重走綦岸盐运古道系列报道之二

綦岸盐运往事(十二)

盖石起盐码头河边嶙峋的巨石上有12块碑刻。1978年修建盖石洞水电站后,水位增高,致使石碑群被水淹没。2013年10月,盖石水电站扩容放水重修闸坝,这些碑刻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碑刻记录了綦岸盐运的辉煌历史。



盖石洞起盐码头上的纤夫。画/卢真庆



铁索桥连接綦江河两岸。画/卢真庆

刻在礁石上的通航纪事

盖石起盐码头石阶尽头的巨石上有一块“盖石洞码头通航纪事”碑。石碑刻在巨石朝岸的一面,呈长方形浅龛体,龛体长4米,高1米,里面镌刻了许多正楷文字。碑体有几处风化脱落,大多数文字清晰可辨。碑上有“四川重庆府”等字,最左边落款为“光绪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告示”。其正文内容分几部分,每部分以“議”字开头。“本場宵小素聞……”“立即從嚴究辦絕不姑寬”“再來碼頭騷擾”

“無混窃之虞但船戶必須……”从这些文字上看,碑文内容是政府对几件码头事件的处理结果和议定的码头管理公约的告示。

盖石起盐码头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碑刻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已完全不能辨认,刻有“盐帮帮规”“政府对盐业的管理条例”等内容。

如今,留在码头上的“乾隆丙午年水位线”字迹非常可贵。这个水位线在

上游河岸的石梁上,现在仍然能看清“乾隆丙午年水淹至此。黄维椿记”字样。

“中华民国癸酉岁水位线”,在乾隆丙午年水位线下游约500米远的对岸。这里有两块巨石相依在一起,其中一块靠河那面刻有“中華民國廿二年癸酉歲正月廿六水漲至此”字样。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此水位线比乾隆丙午年(公元1786年)的水位线低一些。如

今,这两处洪水线碑刻已被列入綦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人们临水而居,以水运为主要交通的年代,水码头肯定是最热闹的地方。因此,政府将一些法规文件、歌功颂德的文字镌刻在码头礁石上,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盖石起盐码头如此多的碑刻实属罕见。由此可见,当年的盖石起盐码头是何等的繁荣昌盛。

盖石街上的老盐号遗址

盖石洞起盐码头的繁荣,孕育了盖石洞老街的兴盛。盖石洞老街因起盐码头而兴,又因起盐码头而衰。

从现存的老照片上看,盖石洞起盐码头有一条宽敞的石板路从河岸一直通往老街大门。大门成拱形,由条石筑成,正上方还刻有“盖石洞”三个大字。

这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天空中飘着小雨,我们来到盖石洞老街。老街是一条独街,由长条形青石板铺成,街面大约有4米宽。如今,青石板已被磨得高低不平,街边的排水系统还保存着以前的样子。

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建筑。临河的一边多数是吊脚楼。根据建筑材质,我们就能辨出哪间是老屋,哪间是新房。整条街的布局还是老样子,就连街

上几十年前种下的黄葛树也没有移动位置。黄葛树还是那样枝繁叶茂,与老街一起变老。

街上还有几栋木质结构的老房,其中一间双大门的老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老屋的墙是用石材建的,深红色的门有的地方已经泛黑,门坎足有50公分高。

街上热心的居民为我们找来看守这间房子的人。

开了门,我们进去后,发现屋里阴暗潮湿,设施破烂不堪。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间近500多平方米的老屋,最初是盖石洞最大的盐仓。说是盐仓,同时也是盐仓主人的家,家里不仅有厨房这些生活设施,更有戏楼戏台,还有书房、茶室、餐厅、接待客人的堂屋。隔楼上的窗台

雕龙画凤,戏台旁边的木梯上还挂着两只残破的丝绸灯笼。“这灯笼不会是房屋主人留下的吧?”记者一行人驻足观灯笼。再细看,戏台顶上还是菱形的彩色藻井(藻井是古时戏台建筑中用于扩音的一种“音响”)。由此可见,曾经的主人还真是财大气粗。

其实,盐仓只是这座大豪宅的偏房。盐巴仓库旁边有一条陡峭的石梯小路,可以直通河岸边。豪宅临河岸悬崖居险而建,但房屋主人在悬崖峭壁上,活生生地开凿出一条300多米长的石梯小路通往河边。这条路极具私密性,从豪宅的后门能直通河边。这条路的出现给这家盐商号增添了神秘色彩。

可以想象,当年这座盐号的主人坐在仓库边,居高临下,低头观河水,抬眼

望青山,那是一个怎样的快活。如果再泡上一壶绿茶,与友人对弈一盘棋,或是坐在戏台前观戏,在鼓点节奏中摇头晃脑,那该是怎么样的安逸。不过,过去的辉煌都成了明日黄花,如今只留下残破和凄凉。这间双大门的老屋是目前盖古街上保存得最好的一幢老屋。

以前居住在盖石街上的人们大都以运盐为生,更多的是搬运工。曾经,他们晃悠的担子,稳健的步伐,粗犷的号子,从早到晚在街上穿梭流动,是街上独特的风景。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人仍然是昔日的搬运工,或是搬运工的后代。他们见证着盖石起盐码头的繁荣,更见证着盖石老街的兴衰。

铁索桥连接綦江河两岸

新中国成立后,盖石老街属盖石镇盖石乡,是盖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卫生院、学校、银行、邮政局样样都有,那时候的盖石街繁荣昌盛。逢场天街上总是被赶场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农副产品交易兴旺。

2001年,盖石镇撤销后并入了篆塘镇。老街上的居民逐渐外迁,新一代的老街人长大后也不再回来居住了。老街的繁荣,也在时光流逝中逐渐谢幕,成为时光中一段温暖的回忆。

以綦江河为界,盖石老街的对面便是扶欢镇辖区。以前,河对岸的扶欢人到盖石镇赶场都是坐过河船。

盖石码头消失后,过河船也停开了。为方便两岸居民通行,1978年,原綦江县人民政府在綦江河上建起了盖石铁索桥。铁索桥跨度150米,桥面离正常水面约20米高。几根粗壮的钢绳将桥固定在河道上空,上面横铺枕木作桥面,桥面宽2米,两侧有钢筋护栏。铁索桥飞架綦江河两岸,为两岸居民出行带来了方便。

尽管铁索桥中段做了固定支架,由于桥身太长,人走在上面仍然有摇晃的感觉。所以当地人形象地称铁索桥是“盖石甩甩桥”。“盖石甩甩桥”是綦江河上的一道风景。跨过“甩甩桥”就来到扶欢镇的区域。这里的河岸上住着几十户人家。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老川黔铁路。铁路建在悬崖峭壁下,过往的列车与铁索桥,与奔流的河水,以及有些破旧的盖石老街在视角上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曾经繁荣了一个时代,托起几代人的幸福生活。

1998年8月7日,綦江河涨水,盖石铁索桥被洪水冲毁。同年8月,原綦江县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更为结实的铁索桥。为了摆脱“盖石甩甩桥”的称呼,复建铁索桥时,建设者特别在桥的中部加了一个支撑桥面的钢架。有了钢架,桥体摆动不再那么厉害了,行走在桥上更平稳更有安全感。

2020年6月21夜间到6月22日白天,綦江河出现连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各街镇普遍降大雨,局部降暴雨。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綦江河水位猛涨。22日下午出现洪峰,水位一度达到227.6米,比保证水位高出5.1米。在这场洪水中,盖石铁索桥再次被冲垮,那段影视里的风景,就这样消失在咆哮的洪水中,定格在人们温暖的记忆深处。

从2020年7月开始,綦江区人民政府重建铁索桥。同年9月1日,铁索桥建成投入使用。新建的铁索桥不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在安全、功能上均有所提升。资料显示,新建的铁索桥安全等级为二级,全桥为单跨,桥梁全长100米,连接东西两侧。

新建的铁索桥桥面更宽,钢丝绳更牢固,桥面板也经过特殊处理防虫防蛀防腐。铁索桥采用钢丝绳作为主要桥面承力索,共设置7根,主索间距0.34米,最中间两根0.5米,栏杆间距1.0米,桥面净宽2.0米。新建的铁索桥还将在两端桥头设置门廊、花台、人行步道、游客观赏平台和文化展示板。其不仅方便了两岸群众,也为铁索桥注入了新的人文元素。

(未完待续)
文/记者 张学成



明清时代的盖石。画/卢真庆